



春秋經傳集解昭六第二十五

杜氏

盡二十六年

經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婁如晉

謝取鄭師

。癸丑叔鞅卒

無傳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婁

稱行

晉執使人

。晉人圍郊

討子朝也郊周邑圍郊在

。夏

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

。秋七月莒

子庚輿來奔。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

于雞父

不書楚楚不戰也雞父楚地安豐縣南有雞備亭

胡子髡沈子逞

滅

國雖存君死曰滅

。獲陳夏齧

大夫死生通曰獲夏齧殺舒亥

結反

天王居于狄泉

敬王辟子朝也狄泉今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時在城外

尹氏周世婦也書尹氏立。八月

乙未地震。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傳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郟二師王師晉師

也王師不書不以告癸卯郊郟潰河南鞏縣西南有地名郟中郟郟二邑皆子朝所得

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平陰今河陰縣王使告

間子朝敗故音開庚戌還晉師郟人城翼翼郟還將

自離姑離姑郟邑從離姑則道公孫鉏曰魯將御我

鉏郟大夫鉏音經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至武城而還依山南

行不散過武城徐鉏丘弱茅地三子郟大夫曰道下遇

雨將不出是不歸也謂此山道下遂自離姑武城武城

人塞其前其前道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郟師過之

乃推而寔之遂取郟師獲鉏弱地取郟師不書非公命

月反又音厥郟人愬于晉晉人來討郟反叔孫婼

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

人也嫌外內異故重發傳晉人使與郟大夫坐

坐訟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

在禮獨得會伯子男郟又夷也郟離有東夷之風寡君之命

介子服回在子服回魯大夫請使當之不敢廢周

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郟人聚其衆將以

叔孫與之與郟使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欲

死以身士彌牟謂韓宣子彌牟士曰子弗良圖而

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

邾君亡國將焉歸時邾君在音若亡國無所歸子雖

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

盟主聽邾來取叔孫是為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分別

子服回諸侯皆得相執士伯聽其辭而懇諸宣子乃皆執之子

辭不屈故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

吏欲使知人見叔孫之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

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都別都謂箕也叔

孫旦而立期焉立待命也從旦至且為期乃館諸箕

舍子服昭伯於他邑別囚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

請冠焉以求冠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

如晉既送作冠模法又進二冠以與之為叔孫故申豐以貨

見而不出欲以貨免吏人之與叔孫居於

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不

去之如始至不以貨去而有夏四月乙酉單子取

訾劉子取牆人直人三邑屬子朝者訾在可六月壬

午王子朝入于尹自京入尹癸未尹圉誘劉佗殺

之尹圍尹文公也劉佗劉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

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單子敗故已

丑召伯奭南宮極以成周人戌尹朝黨奭召莊公庚

寅單子劉子焚齊以王如劉辟子朝出居劉子邑甲午王子

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近東秋七月戊申鄆羅

納諸莊宮鄆羅周大夫鄆將之子尹辛敗劉師于唐尹辛尹氏

丙辰又敗諸鄆甲子尹辛取西闡西闡周地音幸一音暉丙

寅攻蒯蒯潰河南縣西南蒯鄉是也於是敬王○莒子

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

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烏存莒大夫呼報反庚輿將

出聞烏存執父而立於濇迨左懼將止死及長丈二

殊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牧之亦莒大夫烏存以力聞可矣

何必以弒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郊公著丘公之子十

除反又直慮反○吳人伐州來楚遠越帥師以疾

離子瑕卒楚師燔謂子瑕即今之楚不祀所疾也吳楚之間

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

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克勝也軍事尚威胡沈之君

幼而狂性無常陳大夫鬻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

人無復氣勢子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

潛反字林子兼反子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

政楚令尹死其師燔帥賤多寵政令不壹帥也軍多寵人政令不壹於七國同役而不同心楚

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胡沈蔡帥賤內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陳許

威示之以不後者敦陳整旅敦厚也直觀反吳子

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七月二十九日遣兵吳子以

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囚徒不習戰三國爭之

吳為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從吳光帥右掩

餘帥左掩餘吳王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

師擊之二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

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

三國奔三國許蔡頓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

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國君社稷之主與宗廟

夫輕故曰不言戰楚未陳也嫌與陳例相八月丁

酉南宮極震經書乙未地動魯地也丁酉南宮極震侯周

莨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

文公劉蚩也先君謂蚩之父獻公周之亡也其三川震

也獻公亦欲立子益未及而卒謂幽王時也三川涇渭

洛水也地動川岸崩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奔之

矣子朝在王城東王必大克敬王居狄泉在王

故謂西王城之東故曰東王

楚

大子建之母在耶耶即陽也平王娶秦女廢大子建故母歸其家古閭反 召吳

人而啓之冬十月甲申吳大子諸樊入耶諸樊吳天子僚之

大子國吳大子諸樊案吳子過說諸樊王僚是過之弟子先儒又以爲過弟何容僚子乃取過号爲名恐傳寫誤耳未詳

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遠越追之不及

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徼之徼要其勝負古遠

越曰毋敗君師死且有罪此年秋敗於雞父亡君

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於遠瀝遠瀝楚地

制。公爲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此年春晉爲

故公如晉謝之于爲反注。楚囊瓦爲令尹囊瓦在子

及下注鄰國爲之守相爲同。子常也代陽城郢楚用子囊遺言已築郢城矣今畏吳復

增脩以自固以井反又音餘政反

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

者天子守在四夷德及遠天子卑守在

諸侯政卑諸侯守在四鄰鄰國爲諸侯卑守在四

竟裁自完音填其四竟結其四援結四鄰之民狎

其野狎安習也二務成功春夏秋三民無內憂而

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

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不獲守四竟昔梁伯溝

其公宮而民潰在僖十年民弃其上不止何待夫

正其疆場脩其土田險其走集走集邊竟之壘

竟音壁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使民有部伍信其鄰國

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交接之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者

曰弱也者強也信子念反乃亂完其守備以待不虞

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詩大雅無念念也聿迷也義取

念祖考則述治其德以顯之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於武文西君皆楚

先君之賢者扶粉反土不過同方百里為一同言慎其四竟

猶不城郢今土數圻方千里為圻而郢是城不亦

難乎言守若是難以為安也

經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矍卒無傳

子也獲俱縛。媯至自晉喜得赦歸。夏五月乙未

朔日有食之。秋八月大雩。丁酉杞伯郁釐

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丁酉九月。冬吳滅巢楚邑也書

滅用。葬杞平公

傳二十四年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嚳以

甘栢公見王子朝簡公召注公之子召伯盈也豈南宮

劉子謂萇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

德度謀也言唯同心同德則能謀義子大誓曰紂

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言紂眾億兆兼有四余有

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武王言我有治臣十人雖此周

所以與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戊午王子朝入

于郕緜氏西南有郕聚言子朝。晉士彌牟逆叔孫

于箕將禮而叔孫使梁其蹀待于門內臣

反曰余左顧而效乃殺之疑士伯來殺已故右顧

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為盟主

之故是以久子以謝和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

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二月媾至自

晉尊晉也貶媾族所以尊晉媾行人故不三月庚

戌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壯臨也就問子朝敬士

伯立于乾祭而問於介衆乾祭王城北門介大晉

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衆言子朝曲夏五月

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陰勝陽故昭子曰

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

分陽氣盛時而不勝陰陽陽不克莫將積聚也陽

不動乃將積聚陽不克莫絕句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

杏皆潰暇杏以敬王邑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

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

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整寡婦

焉常苦緯少寡婦所宜憂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

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

其早圖之詩曰餅之罄矣惟蠹之恥詩小雅蠹大

臣

苦代反

音利

音大

音直

音大

稟於鬻者而所受盡則鬻為死餘音雷王室之不寧也日之

取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宣子乃徵會於諸

侯期以明年為明年會黃秋八月大雩旱也終

之言叔孫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

濟河求福甲戌津人得諸河上珪自陰不

佞以溫人南侵不使敬王大夫晉以溫拘得玉者

取其玉將賣之則為石玉定而獻之不使與之

東些言喜得玉故與之邑鞏縣西楚子為舟師以略

吳疆略行也行吳界將侵之沈尹戌曰此行也楚

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速召吳踵

楚躡楚踵跡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

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汭水曲越公

子倉歸王乘舟歸遺也倉及壽

夢帥師從王壽夢越大夫王及圍陽而還陽吳

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鍾離

略告敗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

二姓之帥二姓之帥守巢鍾離幾如是而不及郢

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詩大雅厲惡階道梗病也

反其王之謂乎為定四年

經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婁如宋。夏叔詣會日

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

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計反。有鸚鵡來巢此鳥不在魯界故曰來巢非常故書鸚鵡其俱反音權本又作鸚音劬公羊傳作鸚音權郭璞注山海經云鸚鵡鸚鵡也

音。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季辛下旬之辛也言欲。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又重上事直龍及

又直。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諱奔故曰孫用反。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若自孫讓而

去位者陽州齊魯竟上邑未敢直前故。齊侯唁公于野

次于竟孫音遜注及傳同音境下同。齊侯唁公于野

井濟南祝阿縣東有野井音齊侯來唁公公不敢遠勞故逆之往至野井音齊侯來唁公公不敢。冬十

月戊辰叔孫婁卒公不與小斂而書曰者公在外非無恩音預力驗反。十

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曲棘里宋地未同盟

而赴。十有二月齊侯取郕取郕以居公以名音運

傳二十五年春叔孫婁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

右師樂大心居桐門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司城樂氏之大宗也卑賤其才德薄

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

能及人是以有禮唯禮可以責身貴身故尚禮。今夫子卑其大

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賤人人亦賤己能有禮乎無

禮必亡為定十年樂大心出奔傳。宋公享昭子賦新宮詩逸昭

子賦車轄詩小雅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昭子將為季孫迎宋公女故賦之

反。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坐宋公右以相近言改禮

坐樂音洛語相泣也樂祁佐助宴退而告人曰

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可樂而哀而

不哀樂同

樂哀可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

去之何以能久傳此冬叔孫宋公卒季公若之嫡

為小邾夫人平子庶姑與公若同母故曰公若嫡生宋元夫人宋元夫人平子之外

嫡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平子人巨而因

卿逆季氏強橫公若從從昭子謂曹氏勿

與魚日將逐之曹氏宋元夫人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

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文子武子平子

魯君喪政四公矣宣成襄昭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

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

之憂矣詩大雅言死人則憂患至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

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為下公孫傳夏會于

黃父謀王室也王室有子朝亂謀定之趙簡子令諸侯之

大夫簡子趙鞅輸王粟具成人曰明年將納王納王於王

城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

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

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經者道之常

地之義也義者利之宜民之行也行者人所履天地

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日月星辰因地之性

高下剛柔地之性也生其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用其五行金木水火土氣

為五味酸鹹辛發為五色青黃赤白黑發見也章

為五聲宮商角徵羽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滋味聲色過則

傷是故為禮以奉之制禮以奉其性為六畜馬牛羊雞犬豕

又指五牲麋鹿麇君復兕三犧祭天地宗廟以

奉五味為九文謂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也華若草

黻若兩己相戾傳曰火龍黼華藻水草火畫火粉米若白米黼若斧

黻昭其文也音甫六采畫績之事雜用天地四

玄與黃皆相次謂五章以奉五色青與赤謂之文赤

之六色音甫五章以奉五色與白謂之章白與

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為九歌八風七音

六律以奉五聲解見二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

君臣有尊卑法地有高下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夫治外婦治為

父子兄弟姊妹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六親

嚴父若眾星之共辰極也妻父曰昏重昏曰媾婿父曰姻兩

昏相謂曰亞音因於嫁反本亦作姪同直

龍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在君為政在臣為事

行其德教務其時要禮之本也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

曜殺戮雷震電曜天之威也聖為溫慈惠和以效天

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此

者皆稟陰陽風雨晦明之氣丁大反呼報反注及下於

好皆同音烏路反及下注及下於惡皆同音洛下及注皆同

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為禮以制好惡喜怒哀

哀樂六志使不過節

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喜生于

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

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

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協和簡

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

經緯也經緯錯居以相成者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

故人之能自由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夫不亦

宜乎曲直以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鞅

守此言故終免於晉陽之難乃曰反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

周為客二王後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

以來踐土在僖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

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

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

右師樂大心於處反音佩下同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

君命以使之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言

善無大比者為定十年宋有鸛鶴來巢書所無也

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謡有之師已魯大

一音曰鸛之鶴之公出辱之言鸛鶴來則鸛鶴之

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饋遺也鸛鶴跣跣公

在乾侯跣跣行貌張下反徵褻與襦起處反

字林已偃反又音愆鸛鶴之巢遠哉遙遙稠父

喪勞宋父以驕稠父昭公死外故喪勞宋父定公代立

反生鸛鶴來哭昭公生出童謡有是今

鸛鵒來巢其將及乎將及。鴻也。秋書再雩早甚也。

初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申公鳥季公亥之兄。平子庶叔父。

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

相其室公亥即公若也。展季氏族相治也。夜本及季妣

與饗食人檀通季似公鳥妻鮑文子女饗食人食官。如而

懼乃使其妾扶已以示秦遄之妻秦遄曾大夫。妻公鳥妹秦。

於公甫公甫平子弟。曰展與夜姑將要余要劫我。非禮。展與。

告平子平子拘展於下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

夜姑。並如字。要。音素。一。適。反。下同。秦姬以告公之公之亦。平子弟。公之與公甫

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為之請平子使

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執夜姑之有司。欲。迎受殺生之命。

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雞

于偽。反。季平子郈昭伯二家相近。故。鬪。雞鬪。音。后。字。林。下。遣。反。季氏介其雞播其。子。

益宮於郈氏侵郈氏室。以自益。且讓之讓責。故郈昭伯

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昭伯臧為子。從。才。用。反。後。從。者。皆。同。為

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

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祭。禘。也。萬。舞。也。於。禮。公。當。二。十。六。人。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

也萬舞也於禮公當二十六人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

不能用禮也蓋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為

襄公別立朝公為昭公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為告

公果公賁果賁皆公為弟音公果公賁使侍人

僚相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

無命也獨言執之無勅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

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

小人之所及也謂僚相為小人公果自言公

以告臧孫臧孫以難言難逐告郈孫郈孫以

可勸告子家懿伯子家驪莊公之女孫懿伯

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受惡不

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

焉其難圖也公退之退使去辭曰臣與聞命矣

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恐受洩命之罪故留公

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

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

于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魯城南自有沂

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

云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

民多取食焉隱約窮困為之徒者眾矣日入隱

不能禮也蓋

襄公別立朝

公為昭公

子務人

命則加反

獨言執之無勅

謂僚相為小人

子家驪莊公之女孫

受惡不

退使去

恐受洩命之罪故留公

魯城南自有沂

魯城南自有沂

魯城南自有沂

魯城南自有沂

魯城南自有沂

魯城南自有沂

魯城南自有沂

魯城南自有沂

作弗可知也慝姦惡也日冥姦人將起叛衆怒心不可

蓄也季氏衆勑六反下同蓄而弗治將蘊蘊積也于粉反蘊蓄

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與季氏同求叛君者君必悔之弗

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懿子仲叔孫何忌

孫氏之司馬駿矣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疑

所助駿子公反矣力計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

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

駿矣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陷公圍也

公徒釋甲執冰而踞言無戰心也冰積九蓋或云積九是箭前箭用其蓋可以取飲音據

音獨音童又音動一音勇遂逐之徒逐公子孟氏使登西北隅以

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

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偽劫

君者而冒罪以出君止使若非君本意者君自可止不出意如之

事君也不敢不改意如季平子各公曰余不忍也與臧

孫如墓謀辭先君且謀所奔遂行己亥公孫于齊次于

陽州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

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故也齊侯

自答本不劫自司遠謂陽州而欲近會于平陰故令魯侯過共先至野井遠見逆道自各以謝公于偽反力正反

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

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物事也謂先至野井

反 趙嫁 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千社千社萬

五千家故以待君命待君命氏之命寡人將帥敝賦以

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

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昨君不過周公以魯足

矣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為齊臣且

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

將盟載書曰勑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

信明也處者有罪從者無罪音六又力隊反無罪音六又力隊反繼綵從公無通外內繼綵不

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為

皆有罪

從者皆隱居留者

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

去君為負罪出奔

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

呼報反

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

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為而何守焉乃不與盟炳

守公罪乃曰

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

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

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

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

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

恐從者知叔孫謀

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眾而納公

招子請歸

角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以左師展生只公公使

昭子自鑄歸兵平子有異志不發後冬十月辛

西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子所敗

因祈而自殺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

長魯大夫從與公俱輕壬申尹文公涉于鞏焚東

訾弗克文公子朝黨於鞏縣陸十一月宋元公

將為公故如晉請納公夢天子藥即位於廟

已與平公服而相之相息亮反且召六鄉公曰

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鞏向以為二三子憂

寡人之罪也若以群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沒唯

是掃柩所以藉幹者柩柩棺中麥林出幹骸也

夜反請無及先君欲白仲幾對曰君若以

社稷之故私除昭宴群臣弗敢知昭近也降昭

飲食之事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

群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

臣不忍其死君命祗辱言君命必不行祗辱宋公

遂行已亥卒于曲棘據語十二月庚辰

齊侯圍鄆欲取以活公不許初臧昭伯如晉臧

會竊其寶龜僕句龜所出地名力主以下為

信與僭僭吉僭不信也臧氏老將如晉問問昭伯

會請往代家昭伯問家故故事對及內子與

母弟叔孫則不對對若有他故再三問不對歸

及郊會逆問又如初對至次於外而察之皆

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邠邠綉殺使為賈正焉

東平無監將東南鮒假師邑大夫西與正掌貨計於季氏

物使有常備若市吏臧氏使五人以戈楯杖諸桐汝之間

送計德於季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明之

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

有惡相怨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臧氏後會曰

饒句不余欺也傳楚子使遠射城

州岳復加人焉還復加人於州岳城立白

人焉後些人使熊相謀郭棠季然郭卷使二大夫

郭也卷或在南陽葉縣南子大叔聞之曰楚

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憂憂將及王弗

能久矣為明年楚經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三月而三

月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公圍成成孟氏邑不書

齊師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把伯盟于鄆

陵鄆地關公至自會居于鄆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未同盟而冬十月天王

楚以名

入于成周

傳大王入在于朝奔後經在前者于朝來台時

尹氏召伯毛

伯以王子朝奔楚

召伯當言召氏經誤也尹召奔楚非一人故言氏書奔在王入下者

王入乃告諸侯

傳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

前年已取鄆至

是乃發傳者為公取鄆起

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

善宋人違命以合禮

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魚目地也

入魯竟故書至也魯在外故書地

**音**

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魚貨由豐從女

**賈**

豐賈二人皆季氏家臣

以幣錦二兩

二丈為一兩二兩為一兩所謂匹也二兩

一縛一如瑱

瑱充耳縛卷也急卷使知充耳易懷

適

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齋

齋子猶家臣子猶能使其子

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庾

言若能為我行貨於子猶當為請使得為高氏後又當致

乘五千庾庚十六升凡八千兩

高齋以錦示子猶

子猶欲之齋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

通先入幣財

言魯人買此甚多布陳之以自取為數

子猶受之言於

齊侯曰群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

欲行其說故先示欲盡力然據有異焉

為魚魯君如晉卒於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

疾而死不知天之弃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

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群臣從魯君以卜

焉伐否

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

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鉅帥師

從公鉅齊大夫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

國也請我受師許之師如字請納質恐見劫音致

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

也敝環也音波用成已其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孫公

朝訖齊師言欲降使來取成降戶江友下同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

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衆以厭衆心不欲使知已降也淄水出萊山萊山在齊

北入汶汶於焉反則其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

告齊言衆不欲降已不能勝齊言衆不欲降已不能師及齊師戰于炊旱季氏

齊子淵捷從洩聲子古子魚曰大

反射之中楯瓦瓦楯杵射食亦反下及注同丁什反

繇胸汰朝匕入者三寸入楯瓦也胸車輒輪車輒繇過也汰矢激匕矢鏃也音由

其俱反他達反陟留反必履子木反聲子射其馬斬鞅

殪殪也政駕人以為駸戾也而助之人曾人也駸戾子叔孫氏司馬

車曰齊人也子車即淵捷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

御曰又之又欲使射餘人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

子囊帶從野洩叱之囊帶齊大夫野洩即聲子也昌實反洩曰軍無

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欲以公戰禦之不欲私報其叱也苦浪反下同又

叱之子囊復亦叱之野洩亦叱之言齊無戰心但相叱舟豎射陳

武子中手舟豎季氏臣失弓而罵武子罵馬嫁反以告平子

曰有君子白哲鬚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彊也

無乃亢諸子彊武子字對曰謂之君子

何敢亢之偽言不敢林雍羞為顏鳴右下皆魯人羞

苑何忌取其耳何忌齊大夫不欲殺雍但顏鳴去

之其右見獲苑子之御曰視下顧復欲使苑苑子刺

林雍斷其足鑿而乘於他車以歸擊一足行

也又父勿反顏鳴三入齊師呼曰

林雍乘言魯人皆致力於季氏不以私四月單子如

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敗王城之師于尸氏劉

劉盆之屬王城子朝之徒尸氏在鞏縣西南偃師城戊辰王城人劉人戰于施

谷劉師敗績施谷周地秋盟于剽陵謀納公也齊

謀○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師敗懼庚午次于渠

渠周王城人焚劉燒劉子邑丙子王宿于褚氏洛陽縣南

次于滑滑本鄭邑音丸又古亂反晉知躒趙鞅帥師

納王使女寬守闕塞女寬晉大夫闕塞洛陽西南伊闕

○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

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

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

也壬昭王

也丁

而惡君王也

言王子建聘之是章君王之惡

國有外援不可

瀆也

外援秦也瀆慢也

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

不立王秦將來計是速讎也

亂嗣不祥我受其名

受惡名

賂吾以天

下吾滋不從也

滋益也音路

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

尹懼乃立昭王。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

起

也音于

辛丑在郊

郊子朝邑

遂次于尸十一月辛酉晉

師克鞏

知躒趙鞏之師

召伯盈逐王子朝

伯盈本堂子朝晉師克鞏鞏知子

朝不成更逐之而逆敬王

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

南宮嚳奉周之典籍以奔楚

尹召二族皆奔故稱氏重見尹固名者為後還

見殺重見直用反下賢通反為于偽反下且為同

陰忌奔莒以

陰忌子朝召

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

召伯新還故盟

遂軍圍澤次

于隄上

澤閔上皆周地音低或音啼

癸酉王入于成周

成周今洛陽

甲戌盟于襄宮

襄王之廟

晉師使成公般成周而還

般晉大夫音班

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

莊宮在王成

王子

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

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

武之功

不敢專故建母弟音方元反

且為後人之迷敗傾覆而

溺入于難則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

夷王

厲王父也愆惡疾也

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

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

不忍害王也厲

王之末周人流王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其位與治王

于境直例反之政事間音預間之間注宣王有志而後效官宣王厲王

宣王尚少召公虎取而長之效長也至于幽王天不弔

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幽王宣王子若攜王奸命

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郊郕攜王幽王少子伯

幽王后申姜生大子宜曰王幸褒姒生伯服欲立之而殺大

子太子奔申申伯與鄩及西戎伐周戰于戲幽王死諸侯廢

伯服而立宜曰是為平王東遷郊郕戶圭反則是兄

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

頽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惠王平王

惠王庶叔也莊十九年作亂惠王適鄭襄王惠王子叔帶襄

王弟僖二十四年叔帶作難襄王處况徒回反以政反

難乃旦反則有晉鄭咸黜不端黜去也晉文殺叔帶

端音九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

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定王襄王孫定王六年

又云衣服謂誦草曰周其有頽王亦克能脩其職

諸侯服享二世共職二世謂靈景王室其有間

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問王位謂子朝也今子

楚也今子朝以為晉至于靈王生而有頽靈

定王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

景王靈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

軍旗穆公也劉狄謂先王何常之有言先王唯余

劉蚤也壹專也

无常法

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群不弔之人弔至也

注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

威儀矯誣先王晉為不道是攝是贊攝持也贊佐也先王謂景

播越竄在荆蠻茲此也此不穀子朝自謂

攸底底至也攸所也若我一二兄弟甥舅辨順天法

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

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

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上

后及大子壽早夭即世在十年單劉贊私立少以

間先王問錯先王之制亦唯伯仲叔季圖之伯仲叔季

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于景

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為

齊侯使禳之祭以禳除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

焉誣欺也天道不誥誥疑也不貳其命若之何禳

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

傳終王室亂○齊有彗星出齊之分野不書魯不見

于万反

如羊反

似義反又息遂反

扶問反

伯仲叔季

焉君德之穢穰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  
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詩大

雅翼翼共也聿惟也回違也言文王德不  
憶天人故四方之國歸往之君無違德方

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

亂之故民卒流亡逸詩也言追監夏  
商之亡皆以亂故若德回亂民

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齊侯與

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景公

自知德不能久有國故歎  
也音悅下注喜說同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

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

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

也薄謂以公量收  
者皆同其施之民也厚

謂以私量貸  
如字又始敢反公厚歛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

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詩小雅義取雖  
德要有吉說之心欲

歌舞之式用也  
力驗反音汝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

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

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

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守常也  
音古士不濫

不失  
職官不滔滔慢也  
反音武諫反大夫不收公利不作  
福公

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

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有天  
地則

禮義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  
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  
而教子孝而箴箴諫也兄愛而友弟敬而  
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從不自專婦聽而  
婉婉順也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  
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爲其  
民也是以先王上之稟受也

春秋經傳第二十五

理